

单亲父亲离世,社区居委会申请到智力残疾青年的监护权

“兜”起监护权 给失智者一个家

百名记者
在一线

本报记者 伊健

“老安刚才出门摔了一脚,就再也没有站起来,去世了!”2020年4月30日,这条坏消息在南开区学府街风湖里小区的居民中传开了。邻居们一直关注着老安的生活境遇,更关注他的儿子大伟(化名)。

说起大伟,也是个不幸的孩子,自身患有智力二级残疾,几乎没有工作能力,甚至连生活自理能力都受限。当年,父母离婚后,时年只有9岁的大伟便跟随父亲相依为命。邻里们更为关心的是:单亲父亲突然离世,这位失智青年该由谁来管呢?

“在为老安办理完丧事之后,大伟被送进了养老院暂住。当时我们密切联系他的亲属,商讨着大伟的监护问题。”讲话的人叫刘洋,现为风湖里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。2020年事发时,她还是一名网格员,老安父子恰巧就在她所服务的网格中居住。她接着说:“最后,法院判决指定我们居委会作为大伟的监护人。”社区书记的三言两语背后,却有着一段曲折的故事,但判决结果无疑填补了大伟的“监护真空”。

“大伟有人管了,咱居委会把事儿‘兜’住了。”相较之前,这算得上是一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,居民们眼中的可怜娃终于有了归属和归宿……

父亲离世 留下智力残疾的孩子

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前不久,在风湖里党群服务中心,一场生日会正在举行,“寿星”就是大伟,当天刚好是他37岁的生日。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刘洋特意将他从养老院接回了家,为他唱着生日祝福歌,眼眶里噙着泪花。

这幅温馨的画面在刘洋的脑海里徘徊过很多次,终于在2023年实现了,圆了大伟“爱过生日”的期待,也圆了社区居委会干部们的心愿……

时间还得回到2020年初春,那年春节,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应对新冠疫情的紧张氛围中度过的。就在此时,大伟的父亲老安病了,当他意识到出现胸闷症状后,自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,随后被送进了医院抢救。因为事发紧急,老安都来不及和社区居委会交代大伟的事。

到了第二天,正在社区值班的刘洋听说:“大伟丢了,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”这可让她的心顿时悬了起来。她清晰地记得:当天津城正在下着大雪,她一早见到过大伟,他当时穿着一件单衣疯了般地跑了出去,边跑边喊着:“找爸爸。”她赶忙上前试图拽住大伟,但当时因为路滑,在踉踉跄跄间,大伟已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此时,鹅毛般的雪花更密了,社区一班人一边搜索着监控视频,一边报警,几位干部踏着雪去找大伟。眼看着天已经渐渐暗了,在万德庄大街上,社区的同事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大伟一个人游荡在空荡荡的街道上,是他太过着急找爸爸而忘记了回家,还是因为雪天模糊了他回家的路?这已经不重要了,社



大伟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过生日。

区干部赶忙给他披上棉衣,牵着他冰凉的手一起回到了社区居委会。

陈旭,时任风湖里街道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。因为是在过年期间值班,爱人特意给他带了一份饺子。陈旭看到饥肠辘辘的大伟,赶忙将这一盒饺子热过之后递到了大伟的面前,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,陈旭抚了抚他的脑袋说:“小子,饿坏了吧。”大伟笑着,没有说话。

没过几天,老安的病情稍稍缓解就出院了;又没过几天,再次旧病复发被送进了医院。他急啊!把大伟一个人放在家里,老安哪还管得了自己的身体?于是,他放弃了医生提出的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建议。

飞雪散去,迎来了春暖花开。2020年4月30日,老安出门买菜,特意就居委会照顾大伟一事跟刘洋念叨起来:“大伟最近挺老实的,没跑出去。我住院那段时间,你们几位社区干部可是受累了。”交谈了十几分钟,老安撂下一句话:“有你们在,有咱社区托底,大伟的明天我就放心了。”说完话便径直走向了菜市场。

万万没想到,仅仅过去五分钟,就听远处传来了一阵喧哗声,好像出了什么事。侧耳一听,不知是谁在喊:“老安,摔倒了!”刘洋赶忙喊来陈旭匆匆跑了过去,这会儿救护车和社区民警都已经赶到,老安被就近送到了家门口的中医一附院,虽几经抢救,但人还是没了。

老安的突然去世,对于这个家来说就是天塌了,失智的儿子虽然无法完全感受那份极度悲伤,但也总是喃喃自语:“我没有爸爸了……”更让人揪心的是,接下来他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呢?

为了保障大伟的生活和安全,经过学府街道办事处多方联系,一家民营养老院同意接收大伟入住。可是,正式办理入住手续,需要监护人签字;在养老院生活也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,老安去世后留下一套房屋和部分现金,但由于大伟有智力缺陷,他个人无法独立处分上述遗产,也需要监护人代为处理。于是,新的问题出现了:谁能承担大伟的监护责任呢?

监护责任 社区接下了这份重任

能够担负这份责任的,一定是大伟

最亲近的人。陈旭为此详细地咨询过律师,按照律师的说法:首先是配偶、父母及子女,其次是近亲属,再次是愿意承担这份责任的朋友。居委会如果愿意承担,也可以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去指定。

面对智力残疾、没有劳动能力的大伟,他的现状令人揪心。那段时间,能联系到的人都联系到了,有人明确表示无法履行监护职责,有人刚表达完同意就又反悔了。于是,事情陷入了困局。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,刘洋突然想起了什么,她说:“如果他们都不管,咱居委会管!”一旁的陈旭听到刘洋突然冒出来的想法,一点儿没犹豫地便应和道:“我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了,也是这个意思。”

接下这份责任可以凭借满腔热情,可往深处想,这可不是一件小事,是担负起大伟后半辈子的责任啊。于是,陈旭召集居委会全体成员商讨此事,他说:“我们不是监护人,但大伟这事也得管起来。”刘洋补充说:“老安去世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,有咱社区党委和居委会兜底,他就放心了。”最终,大家达成一致意见,由社区居委会接下这副担子,这一想法也得到了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的支持。

风湖里社区居委会背后有一支强大的“智囊团”,他们是在各行业工作的干部。作为在职党员,他们在社区报到入列,在申请大伟监护权一事上,陈旭每当遇到难题,总会向专业人士咨询,并得到众人的大力支持。

2020年9月3日,一家司法鉴定中心受南开区人民法院委托,对大伟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了司法鉴定,最终的鉴定结果为:精神发育迟滞,目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。拿到鉴定报告后,风湖里社区居委会向法院提交了《关于大伟指定监护人申请书》。最终,法院判决指定风湖里居委会为大伟的监护人,由监护人处分大伟所得遗产用于其基本生活。陈旭作为社区居委会主任在判决书上郑重签字,至此,大伟就成了居委会的孩子。

当年,该案件入选了“天津法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案例”,天津法院网的典型案例意义分析认为:该

判决彻底消除了安某某的监护真空,也为居委会对其人身、财产权益进行监督、管理和保护提供了合法依据,充分彰显了法院对失智人员的司法保护和人文关怀,是贯彻以人为本、司法为民的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。

在街道、居委会和众多热心邻居的操持下,大伟的父亲得以顺利安葬。大伟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,在人们的引领下,把它放在了墓穴里,并给父亲磕头行了礼。

扶残助困 实实在在解难题

办妥了老安的身后事,大伟的生活也步入了新轨道,辛苦奔波的陈旭退下了居委会主任的岗位,刘洋接过“接力棒”,继续履行着这份责任。如今,大伟居住的敬老院就在陈旭家附近,每天上班时,陈旭总会特意到养老院门口绕一圈,隔着栅栏和大伟打声招呼。大伟每次看到陈旭来看他,都会踮着脚跑过来,还是不说话,但脸上总是在笑。

天气好的时候,刘洋就会接上大伟出门转转,陈旭也总会带着大伟出去“尝尝鲜”“换换口”;到了天气转凉时,过冬的衣服、背心、袜子都给大伟买齐,送到敬老院。

刘洋说:“目前老安留下的钱还够花,我们把那套房子租出去了,租金直接打到卡里,给大伟花的每一笔钱都有监管。”

令刘洋没想到的是,社区为大伟的努力都看在居民们的眼里,一些有类似困扰的居民看着此情此景,心安了。或许在他们看来,不敢想、不愿想,但又不得不想的身后事找到了模板。一位居民的孩子和大伟情况相当,作为家长,此前一直陷入矛盾之中。特别是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,一旦离开了,孩子会不会失管?他曾多少次从梦中惊醒。那天孩子的母亲见到刘洋说:“刘书记,以后我的孩子能像大伟一样吗?”

刘洋告诉记者:“残疾人以及他们的家人理应得到社会的关爱,这种关爱不能流于形式,做表面文章,要实实在在地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。”最近,社区里的两位残疾青年即将上岗,这是刘洋书记带着他们去面试获得的就业机会。此前两位青年一直窝在家里,不敢出门、不愿出门,而家长也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脱离社会太久了。

“我总在劝慰家长,一定要让孩子走出来,一方面可以有份收入,从而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,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他们的信心。”刘洋一直拿社区里的一位外来务工残疾兄弟举例,人家身残志坚,不仅成家了,今年在菜市场的摊位又扩大了,经营的品种又丰富了。

12月3日是“国际残疾人日”,本篇报道借助风湖里社区的基层故事,表达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,也期待他们拥有更美好的未来。

海河传媒中心今晚报视点版、生活广播联手推出“看得见、听得到”的融媒体报道。读者可扫描二维码,关注“天津生活广播”公众号,收听我们精心制作的有声报道。

